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一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六

孝宗皇帝六

戒官獄
意執政

戒儒
意留金

乾道三年正月甲辰內降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
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持巧心設貳端者有禁朕選任
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來顧以獄情白于執
政探取旨意以爲輕重甚亡謂也夫人臣舉要有司
致詳閱寔之初五聽參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當
而已而又何咨焉繼自今其祇乃心敬于刑惟當爲
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于罰罔有攸赦
癸丑何逢原除金部郎官 上曰恐儒者不負留意
金穀事如呂搢問簿籍都不知卿等可面諭何逢原

令留意職事

臣留正等曰戶部理天下財穀郎位其間者有五
而司珍之責莫重焉爲郎於此而恬不以事爲意
則均節邦之財利攷其簿正奠其地守以制盈虛
之柄者將孰任其責也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
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夫
委積芻牧之微雖聖人未嘗有不屑爲之心也而
況司珍之事又有大於委積芻牧者乎 壽皇聖
訓與夫子若符節

是月度支郎唐瑑言自紹興三十一年即造會子
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

給牒助教
度助帖會

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有八百餘萬貫
在民間未收今來諸路綱運依近降旨揮並要十分
見錢故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致流轉不行商賈
低價收買輻湊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擁併喧鬧今欲
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權貨務召人
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擁併之弊而
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次給降度
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賣將盡取旨接續給降
大事記曰楮未至於滯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
廣行堆垛本錢以給之楮未至於輕也而已慮其
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於多也而

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在之數故趙雄謂
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
通矣

兩淮
通錢
銅會
子

造冊
開具
支用

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
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不許過江是致民旅未
便今措置令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
未支交子今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 二月壬申
上曰朕已草得一指揮理會財用少項降出 御筆
云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
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支過已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
泛支用造冊進呈便從此月爲始外路軍馬可降

蔣希範
尋財用
根源

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自此遂爲定式 上謂
輔臣曰蔣參政理會財用已尋見根源初希因謝新
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敏
揀汰二千人戚方揀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
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
給雖揀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旣減六千人
必又招六千人填額則是添六千人耗蠹財用矣契
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
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候財用稍足可逐
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
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

不用
人求

以主
敵修
靡儆
自儆

上以爲然故有此宣諭 乙亥架閣衛博論用人宜
錄所長棄所短 上曰卿言極是用人不當求備知
禮者必不知樂知樂者必不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
易宜久任以責成功 丁丑 上言金主葛王禽荒
日事田獵修造宮室土木之工不止後宮亦多其侈
靡又過於顏亮大與初即位時不同要之人主侈心
一生其弊至此朕每以自儆戒卿等見朕有過亦當
規正

臣留正等曰 真宗即政之初宰相李沆日取四
方水旱盜賊奏之何者富貴不與侈靡期而侈靡
自至其勢然也是以古之聖哲之主不以天位爲

愧功
業不
如唐
太宗

樂而每以天下爲憂天下雖有覆盂之勢而未嘗
無臨深履薄之危斯民雖有載舟之心而未嘗無
朽索馭馬之懼然則侈心蕩習果何自而投吾之
隙哉 壽皇慨然有感於敵國而益深儆戒之念
且諭大臣以爲見朕有過亦當規正由此觀之豈
特盛德大業光華于二十八載之間而已所以遺
聖子神孫者家法亦嚴哉

蔣芾奏臣近朝德壽宮恭聞 太上皇帝玉音云
主上勤儉過於古帝王 上曰朕亦自以爲勤儉無
媿唐太宗惟是功業遠不逮太宗芾奏功崇惟志陞
下既有此志守之以不怠何患功業之不成

清中書之務

臣留正等曰功業非志不立非勤不成是以有天下者以志爲先而以勤終焉觀 壽皇功業不逮太宗之一言則其志未嘗一日而不在乎中原也雖然功業因變而後見者也功業因變而後見則敵讐之未開事機之未至 壽皇之素志固將有所屬歟若夫舉神器以授聖子而游心玩意於希夷之境此又唐虞揖遜之盛非太宗之所敢逮也壬午起居舍人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於几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使中書之務不清無甚於此 上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縈於簿書日不暇給因勅

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卿所論可謂至當
臣留正等曰先儒蘇軾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
天子之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夫不
知其它者將遂漠然而無所事歟曰非也問天下
之財則屬之大農問天下之獄則屬之廷尉問天
下之兵則屬之樞密而宰相者日與天子揆道於
上聽其治要而責成焉爾乃欲使之敝精神於一
大有司之事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
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可議也 壽皇因洪邁
有欲清中書之務之說遂謂唐太宗嘗勅尚書細
務屬之左右丞可謂揆之所在矣中書之務何患

周知
將官
人

賜將
官將
書兵
不
戚里
充環
衛

不清哉

宣諭葉容曰今日可進入武臣薦舉兵將官冊子
朕欲周知其人容奏宜於無事詢訪以備緩急陳俊
卿奏陛下曾記得王存否其人似尚可用上曰朕
識之麤暴之人今老矣智力皆無所用也乙酉詔
降下武經龜鑑孫子今密院差使臣一員給賜鎮江
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
乙未進呈環衛官元有指揮不許差戚里前日得
旨差潘才卿有礙元降指揮上曰卿等如此理會
甚好可別理會

臣留正等曰天子不能無私恩而公法之守則一

講備
禦策

付之臣下而吾無容心焉而後天下之名器始不
能輕以畀人矣環衛之職將以爲將帥之儲也是
以 壽皇有不除戚畹之旨而才卿乃復得之豈
一時之私恩有不能遽絕耶大臣以爲有礙前旨
可謂善守天下之公法者也 壽皇嘉歎其請遽
命改除自非不以公徇私不以恩廢法疇克爾哉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壽皇之謂矣

戊戌諫議陳天麟言近探報敵聚糧增戍以其太
子爲元帥居汴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 上曰此
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卿等見文字否葉容

論兵最難

以敏高 陳杞郵

內選軍 教鋒

奏琪至都堂議論尚未定魏杞奏淮東之備宜先措
置清河楚州高郵一帶庶可遏敵糧道 上曰若把
定高郵不放糧船過來則敵不能久留淮上自當引
去也 三月庚子宰臣葉容乞抽回江州兵馬 上
曰此豈得已亦要熟商量近來招兵練兵皆容易惟
養兵最難此豈有定論他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容
又奏昨日陳敏對陛下必已分付六合事 上曰亦
說却欲帶步司人去容奏陳敏甚曉地利且有志立
功名 上曰若陳敏等守高郵甚好却別擇一步師
亦難得人 是月宣押殿前司選鋒軍九百人騎入
內射 夏四月丙子宣殿前司選鋒等軍五百八十

復利爲路吳薨
併州一璘

吳亞璘
璘於璘
吳璘
吳璘
所璘
多璘
名璘
知璘

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 庚寅右軍統制張平奏
事 上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發有功者雖讎與
賞有罪者雖親與罰 是月併利州東西爲一路以
吳璘爲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
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
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爲人剛毅靖深
喜大節略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
卒樂爲之用每出師指揮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
者故所向多捷玠死璘爲大將守蜀捍禦餘二十年
隱然爲方面之重其威名亞於玠其選諸將多以功
有告以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

里見□ 戒臺 諫私 受短 卷 論儒 生不 達時 變泉 賑水 州災

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嘗著兵法二篇追封信王謚武順 五月戊申 上曰昨批韓曉奏狀知隨州林嶷放罷如此處置莫是葉容奏臣昨見言者論罷韓曉臣知林嶷陰遣其家屬在行在納短卷於臺諫臣方欲再開陳今 陛下批出可謂明見萬里之外陳俊卿奏近日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 上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詔戒諭臺諫辛酉王炎奏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爲不宜 上曰此何害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昔徐度言通世務者

奉安
玉牒

親閱
因欵

將帥
兄墮
之弊

虞允
文宣
撫四
川

在乎俊傑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他不足卹是月

賑泉州水災 安奉 太宗 眞宗玉牒及 三祖

下僊源積慶圖 哲宗寶訓 六月癸酉 上曰朕

欲依 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因情欵前數日進入

朕親閱之可釋者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爲虛文可

降旨揮今後並依 祖宗典故 丁亥度支趙不敵

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

用但資冗墮未見精雄 上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

肅 是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代吳璘也允文

尋言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

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爲忠義而州縣全

虞允文乞義兵

乞寬官田賣

陳良祐論邊備

不加卹分占白直應副往來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
欲乞差皇甫倜爲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
主管於農務隙時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
守諸關從之 秋七月辛亥臣僚言戶部申請諸路
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
之村墮之間人戶彫疎彌望皆黃茅白葦膏腴之田
耕猶不遍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於期限且
冀有厚賞不免監錮保長抑勒田隣乞寬以一年之
限戒約州縣不得抑勒如有違戾重寘典憲從之
癸丑諫議陳良祐奏民間傳邊事多是兩下說成爲
備雖不可已要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